

四公子兩蘭姐

梁子衡

僑務叢談之五

文化是成功的動力

民國四十一年是中共淫掠大陸後，我政府遷臺建立反共復興基地，中國國民黨改造完成，黨政工作積極開展的時代。但海外華僑社會因受到大陸的動亂，國際形勢的影響，正陷入迷失不安的局面。幸整個華僑社會在反專制、反極權的革命傳統下，仍支持自由祖國反共的國策，以僑務支持外交，來維持着我們海外的反共形勢。

我對於「僑務文化觀」這一淺見，一向存有另一個看法；大陸淪陷後初期，華僑支持自由祖國，是文化因素大於政治因素。這裏容我插一段閒話：我認爲東方政治與西方政治稍有不同的，東方政治領袖多出自民族領袖；西方政治領袖則與民族領袖的關係較輕。海外年長的僑胞叫一聲「蔣老介」、「伯爺公」（粵稱指老先生）、「老人家」，比叫一聲「蔣總統」、「蔣介石」、「蔣總裁」爲親切。

「毛賊東」（華僑慣以此稱毛澤東）掠奪了大陸，華僑擁護「蔣老介」來打擊「毛賊東」，這是中國文化的動力，這是「義統」發揮出來的動力。

民國四十一年僑務會議，可以說召開的動機是「政治」，成功的動力是「文化」。

二百一十六位代表

僑務會議於民國四十一年十月廿一日至十月卅一日前後舉行十天，一共舉行十二次大會。代表三〇八人，其中除了僑務委員和邀請有關機關出席人員外，其餘二百一十六位是海外三十四個地區選出的代表。

三百零八條好漢中，當時使人注目的是會議中的十老：菲律賓的薛芬士、泰國的雲竹亭、緬甸的崔傑南、高棉的凌繼璋、印尼的吳慎機、香港的陳靜濤、紐西蘭的顏繼昌、墨西哥的黃煥富、加拿大的區富、巴拿馬的吳玉明；其次是原可以列「老」班，而被目爲三劍客的美國的梅友卓、加拿大的張子田、古巴的蔣賜福；另有最受人歡迎的會議四公子是日本的張子良、澳洲的劉渭平、巴西的趙沖鴻、法國的芮正泉，以及會議中最受人注目的兩位蘭姐是泰國的周秀蘭、馬來亞的張鳳蘭。

僑務會議的主席團一共十九人，他們是泰國雲竹亭、越南符林英、菲律賓施性水、馬來亞宋

廷濱、印尼吳慎機、章勳義、緬甸周迪民、日本林以文、港澳陳靜濤、美國朱貫日、加拿大區富、中美洲余受之、南美洲余劍鳴、澳洲劉渭平、非洲侯俊、歐洲芮正泉，以及僑務委員薛芬士、黃伯耀、張子田。

心照不宣接棒有人

歲月匆匆，三十三年後，僑務會議的十老多已作古了；三劍客只留下一位坐輪椅而不忘愛國的梅友卓；四公子的張子良仍在日港兩地營商，似已退出僑社工作。劉渭平尚在澳洲任教，風采依然。芮正泉歷任我駐外大使，現在亞盟服務。趙沖鴻久無消息，想也步入晚年了；兩枝蘭花的周秀蘭現在美國，張鳳蘭聽說現在國內，這兩位以微笑代語言，自己少發表意見而鼓勵一羣英雄好漢來發表意見的愛國英雄，雖已到「婆婆」階段，聽說風采依舊不減當年。

我隨手檢視僑務總會第八次代表大會（七十四年十月廿一日召開）四十四位主席團名單中，已找不出一個僑務會議的主席團主席。而僑聯八次代表大會主席團中曾出席當年僑務會議的也只有印尼的張爾煊、在臺的戴仲玉和董世芳三

人。
在各方面對華僑社會領導人物汰「老」換「青」聲中，我力以華僑社會如一大家庭，老、青、少接棒有其自然的程序，不必加以「反情理」的呼聲，以及「欠溫厚」的手段。我們一看三十多年來海外僑社領導階層的人事變遷，即可「心照不宣」，自然「接棒有人」。

炒熱僑胞愛國情緒

僑務會議是由當時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鄭彥棻、副委員長黃天爵、李樸生設計與主持。

根據鄭彥棻先生的自述，當年計劃召開僑務會議的時候，有人恐怕海外回國出席代表未必踴躍；又有人恐怕動用人力經濟太大，得不償失；也有人恐怕會議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無濟於事。但當時仍得到先總統蔣介石的賢明睿智，全力支持而毅然舉行。後來檢討，無論反對也好，贊成也好，終承認這次會議已獲得重大的收穫與成功。

許多人說鄭彥棻先生炒熱了僑委會這冷衙門，我却說鄭先生炒熱了海外僑胞反共愛國的情緒。僑務會議的成效如何，各有仁智之見不同，但它已收到兩個重要結果。一為通過「當前僑務綱領」，一為成立「華僑救國聯合總會」。

「當前僑務綱領」一共四項，簡潔有力：
1、藉外交關係之改善，確保僑胞權益。對僑居承認共偽政權國家僑胞之權益，力謀維護，對收復地區僑眷之生活權益，切實予以合法之保

障。

2、促進僑胞團體間之合作，俾有充份力量，解決自身問題，發展其所經營之事業，並加強反共抗俄工作。

3、獎助僑民教育，並扶植海外之文化事業，俾僑胞均能繼承祖國之文化優良傳統。

4、僑胞回國興辦生產事業，對物資輸入、資金週轉、盈餘結匯、動力供應、技術輔導，均予以協助與便利，並鼓勵僑胞回國服務，擔任公職。

我們政府的僑務政策自民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屬於創建時期的僑務；自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屬於抗戰時期的僑務；自民國三十五年至三十八年屬於復員時期的僑務。

由於時代的變遷，僑務政策缺乏也無法有穩定性，觀念認知亦極為複雜。

自清末以來，初期僑務機構一下隸屬於政府，一下又隸屬於黨部，一下屬於中央，一下又屬於地方。

這正表示常在僑務屬行政工作抑或屬黨務工作，屬中央政務抑或屬地方政務這些觀念中徘徊不定。

僑務會議所通過的「當前僑務綱領」無論是否完整，而確是數十年來僑務政策的綜合與進步。

經僑務會議決議而成立的「華僑救國聯合總會」，亦是海外僑胞「海內海外一條心，救國救鄉齊努力」的一個重要組織。

僑聯成立之初，即發動海外僑胞簽署僑務會

議通過的「華僑反共公約」。由此起步而成為海內外國人，以及政府與海外僑胞團結反共的橋樑。

民國七十二年十月，僑聯理事會議閉幕典禮，阿根廷僑領楊錫鑑先生擔任主席，他致詞時指出，僑聯總會的組織具有：兼容性——各行業各階層的僑胞都結合在這個組織內；普遍性——海外各地區都有僑聯的名譽理事、理事或顧問；融和性——僑聯不但配合政府，也尊重僑團，做到以各地僑團的成敗為自己的成敗，各地僑團的榮辱為自己的榮辱的境界。

以領導層面來說，僑聯的成員的確已網羅了海外僑社的精英。就拿八次代表大會（已由明鎮華先生接任秘書長）的主席團名單為例，其所具的代表性恐非任何僑務性會議所能企及的。

鄭彥棻先生主辦各種會議有一特點：議必有決，決必能行。僑務會議後產生了一個僑聯總會；華僑文教會議後加強了鼓勵華僑青年回國升學；華僑經濟檢討會議後樂見華僑商業銀行之創設

鄭彥棻和他的朋友

由僑務會議，使我想起當鄭彥棻先生身邊的一班朋友或黨、政方面有關係海外工作的一班幹部。

我說過鄭彥棻先生擔任僑委會委員長時像一位前敵總指揮，他對「敵情」瞭如指掌，對本身「人員」、「彈藥」、「戰力」也全盤了解，鄭先生的確是政治上的一位「戰將」。我追隨他多年，關係不淺，我曾為他的「思齊集」在中央副

刊寫過一次「讀後感」，後來有人剪下拙作，上面寫上：「逢迎、拍馬、無聊、無恥」數字寄給我，我受此教訓以後，才感慨到爲文落筆之難！吾友陳漢勳兄書給我一副對聯：「春風大雅能容物，秋水文章不染塵」。氣量能容物可能較易，文章不染塵恐怕就難了。所以我不敢對鄭先生再加溢美之詞。

鄭先生當時身邊的朋友和同事有教育哲學家崔載陽先生、潛修舊學的毛松年先生、粵籍才子祝秀俠先生、文章瑰麗的蕭次尹先生、文化學者馮炳奎先生、蕭何型的董世芳先生、魯肅型的何宜武先生、趙子龍型的馮金高先生，以及一士諤諤的李菊休、汪仲讓先生。

鄭先生在僑委會的兩位助手：黃天爵冷靜、穩健，把僑委會這個家管得井井有條；李樸生朝氣蓬勃，我稱他「身在朝而言論在野」，因此，他的政治地位始終不如他的社會地位。

僑務會議通過的「當前僑務綱領」是集體創作，想係董世芳先生做主筆；僑聯總會的組織章程爲毛松年先生起草，他參考了聯合國的組織精神來構想這華僑「聯合國」的組織。僑聯的英文譯名後來由馬樹禮先生加以修正。

僑務會議時，我在鄭先生領導之下，因限於才識，文武均未入圍，只有被派擔任服務和接待工作。我那時因出差泰國而患上風濕，兩腿麻酸，行路不便，應召之後，乃拐腿上班。接待組內的同事有工專教授，有雇用臨時工，主將則爲僑委會第一處科長何光燴先生。光燴先生在歸國僑胞心目中是一位「婆婆」，他長於笑臉迎人，但

有時亦雙目吐火，發發脾氣。

僑務會議時接待的條件很差，現在衡陽路的「三葉莊旅店」，已算是「五顆星」的「觀光飯店」了。

因此出席僑務會議的代表都分散借住各機關、各銀行的招待所。代表的睡床由軟變硬，「叫苦之聲」一日數起。兩枝蘭花之一的張鳳蘭大姐，先她的先生數天蒞臺，被招待住於北投泉源路一招待所，我前往訪問時，她指着板床苦臉相向，我心愧疚，亦無可奈何！

服務第一顧客至上

我辦接待是本「顧客至上」爲旨，會議後全體代表南下觀光，二百餘人分空（空軍派機）、陸（省政府派火車）兩路輸送，接待組舉辦登記，空、陸自由選擇。有些代表登記坐火車了，到了門首遇見朋友被大聲一喝：「唉呀！您沒頭腦，我坐飛機到高雄酒醉飯飽了，您還在車上受罪！」於是，他又跑回來登記改坐飛機。又有些人原已登記坐飛機了，到了門首遇見朋友被大聲一喝：

「唉呀！您真傻，您知道飛機是什麼年代的飛機嗎？旅行要以安全第一，您趕到高雄搶黃金呀！」於是，他又跑回來登記改坐火車。我在何光燴兄的背後，看見他兩眼發紅，我輕輕的說：「改！改！要改就改，最多改到今晚，堅持到底，不要把接待工作前功盡棄！」

代表們平安無事到了高雄，空總一位軍官來向我抗議，說預定飛機位空了一半，回程不必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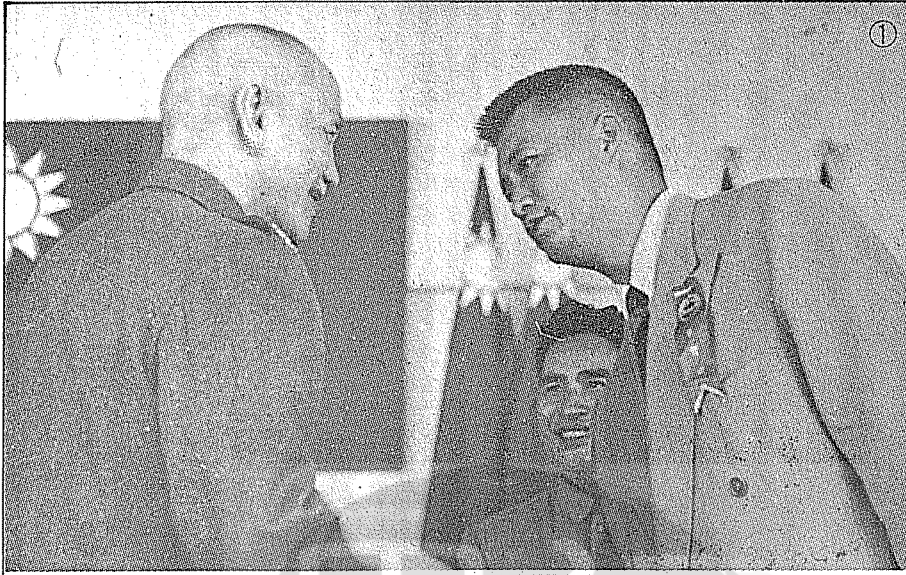
派飛機。我哭喪着臉對他求情，飛機還要派，在這班「華僑革命軍」身上多費一點汽油，是值得的。幸好回程返臺北，飛機的乘客比火車熱鬧。我辦完僑務會議後，風濕脚痛反而不藥而癒了，真是廣東人所說的「勞碌命」！

僑務會議時，中央委員會第三組、僑務委員會和鄭先生身邊一班朋友都各有發展。如何宜武先生現任國民大會秘書長，董世芳先生現任國家安全會議副秘書長，毛松年先生先後任臺灣銀行總經理、僑務委員會委員長、我國駐日代表。他們對國家都有極輝煌的貢獻。

我的朋友，前任僑選立法委員司徒文正先生日昨寄給我「哭張師其昀先生」一篇文章，他舉明朝名臣呂坤「呻吟語」內一段話：「品第大臣，率有六等，上焉者寬厚深沉，遠識兼照，造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無智名勇功，而天下陰受其蔭。」這當然是司徒先生藉此以頌其師張曉峯先生。

要在政壇上找這樣的人物極難，不過，這却啓發我想到，負責僑務工作的幹部，應有此「造福於無形，消禍於未然」的人物。（未完待續）

訂閱「中外雜誌」、購買中外文庫及購書合訂本請寄郵票或將書款存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立即寄書



① 鄭彥芬陪同蔣公介石蒞臨僑務會議會場時與出席代表晤談。



② 鄭彥芬委員長在僑務會議中報告僑務工作。後排左三為主席泰國僑領雲竹亭。



③ 出席代表舉手通過成立僑聯總會。